

鸡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
鸡西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11月·鸡西

目 录

鸡西煤田地质勘探开发史话.....	吴可保 (1)
接收恢复鸡西矿区的回忆.....	刘向三 (13)
回忆恢复鸡西煤矿和发电厂的几件事.....	聂春荣 (26)
鸡西矿区七·七大会简介.....	史 众 (37)
李华樞同志日记摘抄.....	史众供稿 (42)
仲肇丰为勘探事业呕心沥血.....	一〇八队编史办 (51)
鸡西第一所培养知识分子学校.....	吴可保 (55)
鸡西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回忆片断.....	关仁广 (61)
梨树镇是我市最早有党组织活动的地方.....	关仁广 (68)
夺取鸡宁县伪公安局事件前后.....	刘公仆 (74)
矿工的血泪史.....	艾 杰 (88)
朱守一同志牺牲前后.....	张玉君口述 (96)
鸡西市工商业沿革亲历记	孙增寿 (103)
我所知道的鸡西商业	孙增寿 (115)
无意中我当了“红娘”	刘瑞峰 (118)
伪满时期的鸡西铁路工人	张玉隆 (120)
鸡东土匪覆灭记	舒 宽 (124)
抗联歌曲选辑	孙鸣山 宋玉亭 (150)

鸡西煤田地质勘探开发史话

吴可保

我国古代，既已知煤之为物，秦汉以降，利用煤炭作燃料，曾促进了窑业及炼铁业的发展。明清以来，用煤炭作为水陆交通，冶炼生产之能源，已为众所周知，因而有识之士，多倡导“开发煤炭，乃是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中国矿产志）。古往今来，人们对煤炭资源的勘探与开发，都甚为重视。

在清代之前，我国东北角边陲的鸡西，为少数民族零散聚居的地方，开化较晚于内地，唐代此地区属渤海国，后为金、元领域，据穆稜县史料记载：元朝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1311年）木伦（穆稜）境内的女真人发现了原煤，但当时女真人以种田、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加之林多广密，柴草甚多，做饭取暖全靠木材，对原煤没有开采，直至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木伦卫（卫址上城子，即今伊林），下站的女真人到外地进行商品交换，发现外地开采使用了煤炭，回来后经过试用，煤比木柴燃烧时间长，热量大，故小量挖采，用于冬季取暖。（摘自鸡西矿务局《史料选辑》第一辑）。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以保其“龙兴之地”。禁止汉族移住东北，因而满洲地方，日行荒废，煤矿业自然不能发展。到乾隆年间，由于窑业和制铁业迫切需要煤焦，才将封锁政策放宽尺度，但仍然禁令森严，手续繁多，辽南一带虽有煤炭开采，而东北部边陲仍属人迹罕至之地。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1~1862年），内乱频繁，财政匮乏，为开辟财源，充裕国库，才撤消了禁令，允许开矿。（摘自《东北

经济小丛书》)。清廷腐败，招致列强入侵，1858年沙俄乘胜强迫签订《中俄璦琿条约》，霸占了黑龙江北部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置于中俄两国“共管”之下。（《黑龙江沿革史讲稿》）。沙俄帝国为了掠夺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矿产资源，从一八五九年开始，不断向黑龙江沿岸的满洲一侧，和其东省铁路沿线地区，派出以地质考察为主的学术考察队，搜集资源情报。

1892年~1894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在地质旅行中曾到过大兴安岭，绥芬河、东宁、牡丹江一带，（摘自《满洲矿业读丛》）。1896年~1901年，俄国地质学家阿也尔特，首先从三岔河开始，依次对穆稜、宁古塔、拉法、吉林、蛟河等地进行了调查。（《满洲矿业读丛》）。1897年俄人斯维亚根在穆稜溪谷，遇到了与乌苏里地方产出的煤类似的中生界砂岩及砾岩，调查结果，确认此溪谷下游地方有煤的露头，同样地层，在磨刀石溪谷，沙兰站附近也遇到，这就引起了含煤的推测。（摘自《满洲考察及矿业历史》）。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沙俄的威逼下，中俄签订了《东省铁路煤矿合同》，其中规定：俄国铁路公司有权自择“应在何处，应用何法，在铁路两旁三十华里以内勘、挖煤矿。”（《黑龙江沿革史讲稿》）

中东铁路的东段（辛亥革命后改称），正经过牡丹江地区。1907年和1913、1914年东清铁道管理局矿山部成员，矿山工程师凯萨查诺夫等七人，对桥河火车站到蜂蜜山子（穆稜煤田）进行了考察。（《满洲考察及矿业历史》）。

滴道煤矿，发现于十九世纪末期（光绪年间）。至1909年顷，有法、德及俄人，均相继请求采煤而未得许可。（《东北矿业》）。1916年（清宣统二年），华商松瑞等在滴道一带探矿并申

请开采。（《鸡西史志》）。但因地处偏僻未果。

据《满洲矿业》记载：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猎人朱岐山在黄泥河子一带打猎，发现了矿苗；之后，又在黄泥河子魏家马车店（恒山一井北山一带）挖水井时，发现了煤炭。

据鸡西矿务局《史料选辑》记载：光绪年间，满族人在光义，梨树沟子等地少量开采过煤炭。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吉林省督军孙瓚尧和省长王维富派专家来到穆稜煤矿所在地梨树镇，进行地质考察，（当时此地隶属吉林省），认为该地“煤炭丰富，前景可观，易于开采”。便决定与俄商谢结斯（白俄资本家）联合办矿。（摘自鸡局《史料选辑》）。

此后中俄双方地质专家，对本煤田都进行过多次察勘，涉及面也较宽，并进行各自的储量估计。据《东三省概论》（1931年）记载：“1915年（民国四年），穆稜密山煤田近中东铁路东端。向东北延展，长可四十里。全煤田跨密山，穆稜二县，为便利起见，得分为三区，一为西南部煤区，在山城沟沟即现今穆稜煤矿公司所在地也。二为中部煤区；小黄泥河子，二道河子属之。三为东部煤区；滴道沟，鸡冠山等地属之。全煤田藏量，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君之估计，则有十亿吨。（《东三省概论》）俄国地质学家阿涅特（按即阿也尔特）以从严估计，南部区域，中部区域小黄泥河子一处，北部之滴道河三处藏煤量为四千五百万吨，加以南部全区煤田地质上可能之储量约十九倍，总储量有八亿五千五百万吨。惟调查中部最详细之莫常斯基，则谓：小黄泥河区煤层数层，即以最上一层而计算，储量较阿涅特君估计者，多出数倍，此外尚有二道河子等地，以此而论，则翁君十亿吨之估计，或非过于夸张也明矣。（《东三省概论》）。

1924年1月2日，正式签订《中俄官商合办下梨树沟，小碱

场煤矿合同》，双方各出资本300万元，契约合同期为30年，年产煤35万吨。委任吉林省实业厅长马德恩为全权代表，定名为“穆棱煤矿”。（摘自鸡西局《史料选辑》第一辑）。

合同签订后，即行组织探矿队，当派矿师布鲁西言阔为探矿队长，孙毓麒为副队长，孙宾雁为翻译，由哈尔滨携带探矿钻四架及应用材料，前往碱场沟探矿。赁租民房数间为办公及住宿地点，中把头赵德、王琦二人招募工人三十名开始钻探，钻孔直径为一百公厘，深由十公尺至十七公尺，探井深由五公尺至十五公尺，至十三年五月间，已有钻孔二十个，探井三十九个，确知煤层之厚为二公尺，煤层中夹白泥厚二百公厘，煤层幅员广大，堪资开采。嗣又派矿师杜景芳为探矿副队长，协力进行钻探。由杜景芳勘探胡家窝堡时，探矿工人已逾百名，测量员、机械师、簿记员及其他职员人数已达二十余人，工人每日工作十小时，工资为七角，凿井为包工，每日工资平均一元至一元五角，后将碱场沟探矿分为二部，改组两探矿队，改委杜景芳为第二探矿队队长，布鲁西言阔为第一探矿队队长，中俄两方职员分工合作，以利探矿之进行。第二探矿队之监工郭忠，会计邵继宗，文牍刘英新等先后到矿区，均住农人之小草棚（即看守田禾之苞米棚）于八月初第二探矿队即在小碱场沟北山湾下坍塌不堪之小草房三间内，开始办公，购买马匹，运取工具，施行探矿工作，时铁路尚未兴筑，运输材料悉赖马车，以距矿区一百二十里之马桥河站为起运地点。

是年夏第一探矿队，曾在其租房附近，建筑土坯房三所，一为办公室，一为职员宿舍，一为库房，又在东山坡上建筑土坯房一所，以为工人居住。七月间总公司命矿区开掘煤洞煤井，为每年产煤二十万吨之计划。第一探矿队于七月五日开掘第一号探洞（后改为二号横洞），八月五日开掘第四号横洞，八月二十七日第一

号斜洞，八月三十日第五号横洞，九月十五日第三号横洞，九月二日第六号横洞，十月一日第一号横洞，十月三日第七号横洞，继为第七号横洞采掘便利计，凿第一五五号通风井及三十六号井。其时第二探矿队已增至大钻四盘（这四盘大钻，《吉林新志》内称为克斯顿钻机，据1954年一〇八队在穆棱矿发现的三缸立式水泵，和残存的零散钻具来推断，该钻为冲击式钻机），小钻六盘，又在矿区东界小羊山地方开横洞四个，工人百余名，事务日繁。

十三年十月初，四、五两号横洞，即行出煤，至十四年一月，第二、第三、第三十六及第七横洞，亦同时产煤，矿区产煤工作地点达四十余处，每昼夜增产至一百六十余吨，自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穆棱煤矿公司成立迄于年终，为期才十个月。

民国十四年二月末，铁路竣工，三月三日举行通车典礼，四日装出第一列煤车四十辆约八百吨。八月初旬委华矿师邝英杰及俄矿师坡尔阔夫充矿路事务所所长，调杜景芳为总公司技术处主任。九月十一日宣告矿路事务所成立，探矿阶段即行结束，矿区萃全力于产煤工作，时第一探矿队为期恰一年又九个月。第二探矿队为期一年一月又二日。（《穆棱煤矿六周纪事：探矿经过》）

穆棱煤矿在短短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并经历了：探矿、灭匪、试掘、试采，开凿了四十多个产煤工作面，并修建了办公室，宿舍，工人棚，汽锅房等地面建筑，达到“宿舍罗列，机声电灯盈耳耀目，改变了一年荆榛满目，萑苻遍地，荒山茅舍，寥如晨星的荒凉景象”。其探矿及建矿的速度之快，经济效益之高，资金运用周转期之短，实应为后世开矿之借鉴。

民国二～三年（1913～1914年），东清铁道管理局矿山部成员矿山工程师凯萨希诺夫等人对黄泥河子进行过调查。据吉林省

档案馆民国档案记载：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袁大章取得了黄泥河子小煤窑的开采执照，并由袁和徐鹏志及股东十三人合资开采该矿。民国十三年，由于袁大章拖欠了民国十一、十二年的矿税，无力继续办矿，经吉林省农矿厅批准，由徐鹏志呈缴袁所欠银洋三千二百四十元，于同年一月十六日正式接办该矿，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徐更名密西煤矿为密山裕边煤矿。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钟青溪申请开采滴道河煤矿，领到了执照但一直没有开采（《鸡西史志》）。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山东人徐某，取得黄泥河子坑矿山开采权，该人没有来矿山，委派代理主任开始营业，雇用工人五十名，三年共产煤三百万斤，就地销售。（《鸡西史志》）。

民国元年七月，日俄订立了第二次密约，暗中瓜分我国东北，但这种瓜分和勾结，并没有停止日俄在我国东北的斗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为推行其“大陆政策”，千方百计把魔爪伸展到黑龙江地区。（《黑龙江沿革史讲稿》）。经济资源的情报探子，继沙俄之后，纷至沓来。民国四年八月（公元1915年）日本人松村四郎发表了《密山方面矿产地踏查报文》，（省矿产地质局资料室）。民国十三年六月（公元1924年），日本人矢部茂考察发表了《密山煤田小黄泥河子煤矿概报》。同时藤平田文吉发表了《密山煤矿调查资料辑录》。伪东北地质调查所也同时提出《绥芬河上游夹煤层地质报告》。民国十五年八月（公元1926年），日人前田宽五发表了《穆稜煤矿视察报告》。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日人林茂树发表了《北满之煤》的调查报告。其活动之频繁，考察面之广，程度之细，已经超过了俄国人。

在此时期中，由于中俄合办穆稜煤矿的开发，少数中年地质学家，也受命涉足本地区。据《满洲矿业谈丛》记载：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六年（公元1926~1927年），谭锡畴，王恒升在嫩江

两岸进行了地质调查之后，1929年王恒升又对穆稜、密山两县的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满洲考察及矿业历史》中记载：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王竹泉调查了穆稜煤田。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我国东北形势为之大变。日本为攫取东北煤炭资源，积极进行勘探开发，恣意掠夺。伪满十四年间，本区煤炭资源的勘、挖权，全部为日本人所垄断，涉及本区的地质、矿产、资源调查报告，包括地质图就达二十三份之多。（据省矿产地质局资料）。

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组设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炭”）。统制经营东北主要煤矿。同年八月一日，伪满政府颁发了《矿业法》。满炭为完成其所谓“东亚共荣圈煤炭自给自足”的“重大使命”，大力加速煤炭的勘探与开发。（《东北国营煤矿年鉴》）。

当时满炭认为：密山煤田是最有开发价值的煤田之一。密山（即鸡西）煤田的滴道煤矿，1934年伪满铁道总局虎林铁路建设队，在勘测铁道线路时，在滴道河北发现露头煤。1935年4月，满铁、满炭在滴道全面合资调查，探明储量约三亿八千万吨，煤质优良。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八月，满炭开发滴道煤矿，伪满时期，滴道共开成26个坑口，产煤坑24个，日产千吨左右。1935~1945年光复前，滴道矿产煤达百万吨（鸡西局《史料选辑》第一辑）。

1938年5~7月，满炭派出以森田松一为首的日本调查队来城子河进行地质调查。经挖槽探认为该煤田很有希望。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八月，满炭决定开发城子河煤矿。首先在西二坑试掘采煤。为了进一步查清资源，同年九月又专设调查班。通过全面勘探，同年十二月九日，确定在西二、鹤鼻子、东一、东二、水平坑等处进行试掘，当年产煤3,373吨。1939年满炭与日

本制铁会社合股经营，开拓了一、二、三、五、七、八、九坑。同年3月15日成立城子河煤矿。从1938年5月9日到1945年8月9日，七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生产煤炭3,061,416吨。（史料出处同上）。

1938年，满炭组织密山调查班，开始调查以黄泥河子为中心，东至平阳镇33公里，西迄梨树镇东约20公里，在53公里当中，相继发现优良煤田。同年10月，又在伪新京（现长春）组织的平阳调查班，加强该区地质调查工作，并将恒山煤田内的私人资本的裕边煤矿，编入密山煤田以内，采掘权归于满炭。同时由密山煤田调查第二班继续开展地质调查，并开动利根式150米钻机二台，手钻三台，进行钻探，1939年各采区陆续开拓，同年4月1日成立恒山炭矿，（史料出处同前）。

1938年秋。麻山村老农胜景禄在西南屯挖出煤炭。这消息传到当时岸井伐木队检尺员兰木义那里，兰即向洮道采炭所呈文报矿。满炭日人樱井组到麻山调查，挖掘槽探。1939年7月，满炭又派白木一郎，组成七人调查班，扩大详查范围，同年9月6日开掘一井，10月开掘五井，年年底又开出二个水平试掘坑。1941年，调查班改称麻山采炭所，1942年3月，定名为麻山煤矿。（史料出处同上）。

伪满时期，由于满炭对煤矿的大规模调查和开发，勘探的手段和设备，有所加强，逐步从槽探、井探、手动冲击钻，试掘坑进而动用机械钻探，钻机大部为日本利根株式会社制造的利根式150米钻机，300米钻机，500米钻机。能旋转钻进，通过岩芯管提取完整的岩芯和矿样，配有电动机，柴油发动机，水泵等成套设备，使用42%钻杆，天然金钢石和人造合金钻头。据当年老工人一〇八队离休技师刘连仲同志回忆，伪满康德五年（公元1938年），满炭通过伪长春地质调查所，从辽源，阜新两地调来十数

台大小钻机，分布于恒山、滨道、城子河、麻山四矿。从此鸡西地区，有了第一代机械钻探工人。其中有刘朋、刘玉俩兄弟，是1905年在抚顺煤矿英制斯达式汽动冲击钻，上钻就业的，他们是东北地区第一代钻探工人，当年随钻来鸡西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和刘氏弟兄有师徒关系。刘氏有一位徒弟仲肇丰，后来在满炭地质调查班里当了雇员甲，管理试锥班现场施工业务，仲氏家族亲属上钻就业的，又逐步形成仲氏派系，是为鸡西在解放前，钻探工人队伍中的两家帮派。

随着满炭开发矿山的需要，地质调查勘探的范围不断扩大，试锥（钻机）台数也逐步增多，据仲迹武、刘连仲同志回忆，解放前夕，敌伪在鸡西矿区的钻机，大小约十三台，一般均为150米~500米利根式钻机，只有一台瑞典700米老钻。伪满试锥班，生产效率和质量十分低劣。据一〇八队党委宣传部1959年9月21日《光辉灿烂的十年——勘探成就宣传教育材料》中记载：“在伪满统治时期，勘探工人为了活下去，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主要采取胡弄洋鬼子、罢工等办法，鬼子来了干一点，鬼子走了停下，或多少干点，因而生产效率极低，虽有日本人监工督管，每月最多只干60~70公尺，1932年~1933年，是日伪钻探效率最高水平的年份，月平均钻进效率仅达100公尺”。

满炭由于是掠夺性的开发，所以勘探、建井都是从浅部开始，见煤就掘，有煤就采，择优弃劣，井巷大都开在靠基盘附近下部煤层的露头，上部煤层，表土覆盖较厚，揭露困难，他们也无暇作整体勘探布署，捡肥肉先吃，违反开采程序，从而把矿山搞得疮痍满目，采了下层煤，破坏了上层煤，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所勘探的地质资料，也仅是条条块块，为其速开速采的坑井服务。对整个煤田层序的发育，深部状态，几乎没有留下实质性的资料。满炭开发鸡西煤田四大矿这团地质上的乱麻，连同破坏殆

尽的矿山，留给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光复，黑龙江省全境相继解放，建立民主政权。鸡西煤矿是民主政权接收较早的矿区之一，1945年8月下旬，李兆麟将军从哈尔滨派来中共党员陶宜民，于10月中旬同杨公益、韩星、刘公仆等，在鸡宁成立了东进工作委员会。1946年6月前后，在鸡西设立东北工矿局，局长朱天民（三五九旅派来的）副局长陶宜民。1946年7月东北财经办派人来接收了东北工矿局，成立了东北工矿处，处长刘向三，副处长孙然，郝希英、张珍，正式接管了原属密山炭矿株式会社所有的矿、厂、院、校。东北工矿处于同年9月1日开始办公，这就是民主政府接收鸡西统配煤矿之日。以刘向三为首的东北工矿处，不久迁至哈尔滨办公。1947年3月，成立东北工矿处鸡西办事处，处长孙然，副处长郝希英。同时东北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陈郁率工作组到鸡西矿区进行民主改革。1948年7月，改鸡西办事处为鸡西矿务局，李华揖任局长，杨长春任副局长。此时孙然调沈阳任东北煤管局副局长，陈郁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鸡西局《史料选辑》）。

东北工矿处鸡西办事处成立后，留用一批日籍地质、钻探、测量技术人员为我所用，该处内设地矿室，下设地质组，负责鸡西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鸡西工运史料》）。当时地质组内除三名日籍人员外，我方干部谢众参加了工作，学习地质。

1946年5月16日，三支队派高树柏接收恒山煤矿。1946年末李华揖就任恒山矿矿长，开始建立健全矿山管理机构，1948年5月矿计划科内设地质组，有四名工作人员，一名日籍人员，三名中国人，他们是李枫、黄友芳、王清波。（李枫口碑资料）。

1948年7月，成立鸡西矿务局，李华揖调任局长，矿务局设立矿务科，下设调查股，有两名日籍工程师，小岛、荒谷和干部谢众，8月李华揖从恒山矿把李枫，黄友芳两人调来鸡西，安排

在调查股，学习并从事煤田地质勘探业务。（同上）

当时鸡西矿区的民主改革，已基本就序，矿山的重点任务，转向恢复生产，调查股围绕这个中心，开展调查业务。1947年11月30日，办事处地矿室的筱仓正夫、小岛忠三、谢众等人调查提出了《滴道主要部份地质调查报告》，这是鸡西矿区解放后第一份煤田地质报告，是在搜集整理原有矿井资料，并进行山地踏勘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由谢众译成中文。1948年1月筱仓正夫又调查提出了《麻山煤田地质调查报告》，调查方式同前。同年8月，于学孟提出《滴道东山煤矿调查报告》。于氏当时是滴道矿矿师，建国后调矿务局计划处工作，后曾任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对五十年代鸡西地区的煤田地质勘探和矿井开发工作，作出过许多有益的指导和贡献。同年11月，由调查股小岛忠三、谢众提出《麻山炭田调查地质报告》。1949年9月28日，由小岛忠三、谢众等人调查提出了《城子河煤田地质调查报告》。（上项资料均存一〇八队资料室）。

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多限于地表踏勘，搜集整理旧有坑井露头，作重点部分的填图描述。在各矿有根据生产需要，自行挖掘槽探或组织手钻打露头井部分进行了机钻施工。矿务局虽自1924年就指示各矿自行筹备钻机，但当时还无力统筹安排勘探施工。

矿区钻探队伍的恢复，是在1946年民主政府接管矿山之后，钻探工人响应矿山的号召，自动集合起来，想方设法收拾旧钻机，既为矿山出力，也为自己的工种谋求出路，党的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矿山的政策，使一支勘探力量迅速发挥了作用。当时在恒山矿有：刘玉、刘福和、曹剑秋等老钻探工人。麻山矿有刘朋、刘连仲父子。滴道矿有仲兆丰、仲迹武叔侄带领高德昌、孙殿福等老工人。城子河矿有金惠臣、刘纯武、汤凤岐、杨殿英等老工人，为首，集合人力，开始修复仍满残留下来的钻机。当时矿

山破坏程度极为严重，遗留的勘探器材已荡然无存，有的不知去向，根本找不到一台完整的钻机。麻山矿先因打水井，组成了一台手钻，48年着手修复150米钻机，幸好我军从蛟河撤退时，拉出一部分零散钻探设备，卸在麻山，150米钻首先得以修复，相继又修复300米机，500米机各一台，运来设备中有一台比较完整的老千米机，但却无力开动，后来调给了滴道矿。在滴道矿先是以手钻为主探露头，后来探听到距矿区二百公里的完达山内，有一台150米手把钻，他们冒着风雪，找到地方，一看只剩下一个机架，一台水泵和一台零件都被卸光的柴油发动机，他们历尽辛苦，用马爬犁拉回来，加以修理，零件奇缺，矿山发动群众献器材运动，检选出一部分钻探器材，才得以勉强开动。事后又陆续修复了300米机，700米机各一台。城子河矿在此期中修复了300米机，400米机各两台，恒山矿修复了150米机，300米机，400米机各一台。在此期间，仲兆丰同志曾带人远出吉林省和龙山区，搜集敌人遗弃的钻探管材工具，为矿区恢复钻探工作，立下了功勋。

尽管有了十三、四台钻，但因管材备件奇缺，能连续开动者为数不多，断续施工者仅在十台以内，不能全班生产，但各矿都有了钻探队或班、组的初步组织。各自进行了一些钻探工程。

（据仲迹武、刘连仲等人口碑资料）。

鸡西矿务局《史料选辑》第一辑记载：光复后至建国前这个时期，鸡西矿区的煤田地质勘探工作，有力地配合了矿井的恢复和建设。1946年接收当时，只有五个井口生产，到1948年末，生产井口达到59个，其中有两个井是新建的，其余的都是恢复井口，从原煤产量来看，1946年为15.6万吨，到1948年提高到236万吨，这说明矿井恢复是快的，至于没有达到1944年321万吨水平，则是因为被日寇破坏严重违反采掘程序的坑口，必须停产整顿，不在恢复之列。

接收恢复鸡西矿区的回忆

刘 向 三 口 述



刘向三同志

按，刘向三同志曾任东北工矿处处长，全国煤矿管理总局局长，煤炭部、水电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是四十年前接收恢复鸡西矿区的主要领导人。从他的回忆中，使我们既看到当时党对鸡西矿区人民的心赖，重托和支援，也看到鸡西矿区人民对解放全东北所起的重要作用。

工矿处的建立及其人事安排

一九四六年初，我在吉黑军区当后勤部长、军分区司令员。这时东北局派我去同国民党和美军搞三人执行小组，我没去，抗战时期我搞过五省联防军经济建设工作，我要求去搞财政经济。请示陈云同志同意后，经东北局讨论通过，我就搞财政经济工作了。

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能打大仗的。当时东北煤矿还没有接管，到处都缺煤，哈尔滨取暖都烧大豆、豆饼，没法生活。没有煤打仗也受影响。因此叫我去组建东北工矿处。

东北所有工业、矿厂、森林、金矿、煤矿、林场都归工矿处管。我任处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孙然任副处长。



刘向三近影

厂、煤矿生产，搞军工炸药都需要内行人，我回哈尔滨向陈云同志汇报，要求派郝希英、程明升、张珍任副处长，到鸡西去帮助孙然工作。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也很支持我。陆续向鸡西派去从延安来的有大专文化的行政和工程技术干部，主要的有聂春荣、任弼绍、杨剑平、刘国威、于恒、陈一明、陈平中、丁芸、向阳、张明云等几十人。我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工矿处全面工作，孙然全面领导鸡西矿区恢复生产和建设工作。郝、程、张、聂都是搞军工和机械的，到鸡西就组织恢复被日本人撤退时炸毁的两个发电厂，他们把机械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拆开分析，修理，重新组装，发电。孙然工作重点是组织矿工往前线装运储煤，搞矿井恢复生产调查。

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同孙然及其夫人段玉表和他们的大女儿黑姑娘、小女儿胖姑娘到了鸡西，同到鸡西的还有孙然家的苏联籍保姆、警卫人员。还有从老家带来的两个亲属，一个当警卫，一个当会计，以后又派向阳同志给孙然当秘书。到鸡西的主要干部我都找他们谈过话。

工矿处接收鸡西矿区后，要恢复发电

当时领导鸡西矿区恢复生产的领导力量都很强，就几位副处长、军工厂长、化工厂长和工程师来说吧：



孙然同志

孙然同志，辽源市东丰县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东北军打仗，当过吕正操团的排长、连长，在冀中参加抗日战争，任军分区司令员。鸡西矿区是他领导恢复起来的，一九四九年他离开鸡西，任东北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我任局长，全国解放他任中央燃化部煤炭总局局长，文革时期在开滦煤矿去世。

郝希英同志，东北人，去鸡西前是东北军事工业部副部长。他青年时期是沈阳兵工厂工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党，文化程度比现在的高中还高些。一九三一年党中央调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兵工厂当厂长，参加长征到延安，一直都是兵工厂厂长，是位很有名望的老技术干部。



程明升同志，是河南灵宝县人，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被国民党抓过，获释后去日本留学，就明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任焦作发电厂总工程师，第二次国共合作当司县长。不久，朱老总找他当兵工厂厂长，延安电讯工程学校校长，到哈尔滨任东北经委会工业部副部长。他在鸡西专管电业和密山的军工生产，日本工程师愿听他指挥。一九四八年离鸡，任东北工业部电业局长，后任中央水电部副部长。现年八十三岁，住北京。